

收获 60

短篇小说卷（1991—2004）《收获》编辑部 主编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摸鱼儿

王小波 刘庆邦 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摸鱼儿/王小波等著;
《收获》编辑部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短篇小说卷.
1991—2004)
ISBN 978-7-02-013024-5

I. ①立… II. ①王… ②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9589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24-5
定 价 9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是一个“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特殊时刻，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那一期刊发了老舍、冰心、艾芜、柯灵、严文井、康濯等人的作品，仅是老舍的剧本《茶馆》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随后几年间，《收获》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如《大波》（李劫人）、《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蔡文姬》（郭沫若），等等。而今，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收获》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先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其时“文革”初兴，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艰难困顿，玉汝于成，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

浴火重生的《收获》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以其光辉人格、非凡的睿智与气度，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因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收获》视为自己的家园，或是从这里起步，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

经典。

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六十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

这套纪念文存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全书共列二十九卷(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中篇小说九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四卷、人生访谈一卷。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尊重历史,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所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收获》发表时的原貌出版,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一概不作增删改易(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例如“拚命”的“拚”字和“惟有”“惟恐”的“惟”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文存的篇目,仅占《收获》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编纂工作来说,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由于作者众多(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

毫无疑问,《收获》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本丛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自是令人十分惋惜。

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详情见于各卷目录。这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加之种种变故，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并敬请见谅。

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

最后要说一句：感谢读者。无论六十年的《收获》杂志，还是眼前这套文存，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

《收获》杂志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 目 录 |

韩 东	同窗共读	1
冯骥才	炮打双灯	11
韩 东	反标	29
汪曾祺	小说两篇	42
王小波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50
毕飞宇	架纸飞机飞行	66
朱 文	小羊皮纽扣	73
汪曾祺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87
格 非	凉州词	92
刁 斗	古典爱情	100
苏 童	红桃Q	113

汪曾祺	小孃孃	122
迟子建	雾月牛栏	127
苏 童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146
金宇澄	不死鸟传说	154
毕飞宇	唱西皮二簧的一朵	169
薛忆泓	广州暴乱	179
唐 颖	冬天我们跳舞	189
冯骥才	俗世奇人	204
叶 弥	父亲和骗子	229
叶 弥	黄色的故事	244
盛可以	TURN ON	258
魏 微	石头的暑假	272
张 楚	曲别针	283
于 是	蜗牛	301

金仁顺	爱情诗	320
曹 寇	我和赵小兵	335
李 锐	袴镰	348
李 锐	残摩	355
迟子建	采浆果的人	362
手 指	去张城	379
刘庆邦	摸鱼儿	393

同窗共读

韩 东

末末的错误

一天下午，他们三人来到郊外。末末掌管相机，她的任务是给林红、刘全拍照。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爬上一座小山，在一块收割后的稻田里逗留了很久。这些，胶片上都有记录。我是说村庄、小山和田野，而林红和刘全不在其中。

在此以前末末从未碰过相机，但她照样能拍得天很蓝，树很绿。在一张照片的左边露出了林红的右胳膊肘，恐怕这才是末末的疏忽所在。当时林红的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攀在刘全的肩上。这动人的情景永远留在画面以外了。

另一张照片上末末再次犯下错误。夕阳在身后把她的影子投在稻田里。轮廓清晰，位置恰当，她正举起相机给林红、刘全拍照。可拍下的只是末末自己的投影。

解释有多种。林红的上衣不能令人满意是其一。这

还是末末亲手裁制的。出发前她无条件地夸赞过这件衣服以及穿上它走动的那个人。宿舍里没有一面镜子大得足以映照全身，末末就是林红的镜子。现在仍如此。林红终于没能在任何一幅画面中看见自己身着新衣的模样。末末说在镜头里这件衣服完全变了，变得使人无法忍受。

军训打靶时末末的成绩是十发九十七环。因此她有理由说拍照的整个过程导致了射击的想象，她不能把枪口（镜头）对准自己喜爱的人。

林红斜靠在床上，身着那件被指责的上衣，不断翻动手中的照片。她（林红）不断地把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拿到最下面。她不断地这样做。末末已经说了很多，林红需要她说得更多。她知道她正俯向她，知道她在出汗。她知道她的一切生理活动。甚至，末末已经开始讲述自己周期性的情绪反常。

林红所属的队伍

每一对校园情侣都有自己的老地方，林红和刘全也不例外。除了隐蔽性还要考虑到避风，因为现在已经是初冬季节了。说实话，符合要求的地方并不多，因此他们常常撞车。校园情侣们在黑暗中摸索，学会了谦让。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没有交谈。他们是从气味、脚步、天幕下的身影轮廓认出自己的同类的。另外，他们也是绝对默契守时的。比如一个地方七点到九点归林红和刘全使用，当他们从藏身处走出时另一对正款款而来，相距入口不到十米。至今我仍不明白他们是何以达到这样的和谐的。在白天他们是路人，甚至彼此怀有敌意。

每到入夜时分我就会想到，一支由情侣们组成的地下活动的大军在校园内出没。他们是和平的，神奇的，甚至是优美的。再加上保卫人员的热心干扰，整幅画面就变得有声有色了。

提及末末

林红和刘全选中了一处花坛。有四条小路通向那里，路的两边是修剪整齐的冬青（第一道屏障）。花坛中间没有花，四周栽了一圈雪松（第二道屏障）。他们热爱常绿植物，每天晚上待在里面透过枝叶注视天空。

先是他们发现了大便。刘全踩了一脚，使气味在雪松间弥漫开来。整个晚上他们都在清理这块地方。没有工具，天又黑，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上面，冬季的星空在闪烁。后来林红躺在刘全的怀里，一直在使劲地吸鼻子。

第二天他们再来时发现花坛里已经有人。他们看见一个背对入口的身影，想必里面还有一个。

一连两个晚上的差错使刘全烦恼。他是负责安排营地的，所有黑暗中的默契都得由他建立。当他们退回第二地点，一处人防工事的入口，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

这里校保卫科经常光顾，所以极不安全。他们刚坐下就听见了脚步声。后来那声音时有时无，在周围一直没有离去。他们听着那声音，猜测着它的目的。无论如何，这是和他们有关的。最后刘全断定是一对刚恋爱上的，还在摸索地下世界的情况。联想到花坛里冒昧的闯入者；情侣们的大军又壮大了。

继草叶的一阵响动后有人到了他们顶上。人防入口其实是一座水泥小屋，上面是平顶。到了夏天也许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可现在上面的人只能给下面的造成威胁。

刘全拉着林红出来了。他们看见了天幕下的两个人影，冬衣臃肿，半蹲半坐。

林红和刘全折回花坛。里面已经没有人，也没有异味，可惜他们掌握的时间只有一刻钟了。另一对今天也提前到了。五分钟后他们出现在四条小路中的一条上。在距花坛六七米的地方他们坐了下来。

林红和刘全被迷惑了。他们多么地不理解啊，只是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所在的小路，以及更深处今晚神奇莫测的校园。终于，刘全否定了。不是他们。他说。

是末末。林红说。末末也恋爱了，这完全不可能。

林红和末末

她们相约不在对方恋爱以前恋爱。当然，将来她们是要结婚的，还会生小孩。这里的逻辑矛盾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只是彼此欣赏。

宿舍里八位女生。每晚临睡前大家都要用水。后来她们发现八个人的例假时间也越来越接近了。每月一周宿舍里总要集中晾出月经带。这些让林红感到难堪。以后末末改用卫生巾，并将此方法教给了林红。自此，她们有些与众不同了。

林红每天跑步，运动量大得惊人。从夏天养成的淋浴习惯她一直保持到冬天。盥洗室内有淋浴间，上面莲蓬头里流出的永远是凉水。林红关上门，全身赤裸，期待着那绝对刺激的寒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末末想。

相形之下，末末瘦小，体弱。她无法响应林红的健身行动。但她知道问题的实质。林红每天淋浴的同时，末末也不在宿舍里用水了。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林红不得而知。她喜欢末末有如下因素：自爱、坚定和体贴，并携带着某种天然的神秘。

林红、末末和大家

一般校园生活不在我的叙述范围之内。从宿舍到教室到食堂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圆周。我想指出的是林红和末末非同寻常的关系。她们当然

经常待在一起。而且两个人的同盟已足以傲视整个宿舍，乃至全校师生或世界。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入校，意味着第一次独立。空前的自由感、上升感使这些昨天的中学生有些不知所措了。他们谈论考分，想念家人，稍稍平静后随即想到的是怎样运用和显示种种新近获得的方便以及优越。这里只谈女生。她们竞相购置衣服，修饰打扮。在不具备有关的知识以前，她们暂时成了美学上的怪物。

林红和末末并不比她们的同伴具有更多的知识。她们只是不想与别人相同。于是我们看见，两个头发蓬乱、衣装随便的女孩在校园内四处行走。她们高声谈笑，指手划脚。她们的脸是幼稚而美丽的，只是面对你的目光中毫无温柔之意。

这是开始时的情形和气氛。后来林红和末末在一起嘲弄这幅图画，因为她们成长了，还因为她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

当全体女生固定在当初选择的外观内，投身于紧张的学习生活而无暇改善时，林红和末末却开始打扮起来。末末学会了选料、裁缝，林红则做美学上的指导。她们的形象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处于同一个整体内她们的形象才会被加以考虑。

比如林红穿一件短得露出肚皮的上衣，末末的那件必定长至膝盖。林红上衣的领袖口贴了一些花边，末末衣服的下摆就缀满穗子。林红的衣服是鲜黄的，末末则大红大绿，图案奇特。现在她俩在校园内行走，面带讥讽的微笑，相互间并不交谈，动作的幅度也降至最低。

很显然，林红和末末成了令大家耿耿于怀的对象。敌对和追逐也由此开始。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和林红、末末正面遭遇。男生们的方式是从地理上包围。其结果，宿舍里除林红、末末外的六位女生都有了男朋友，恋爱率超过了女生楼内任何一个宿舍。林红和末末成了孤零零的堡垒。她们太得意了。当其他女生忙于恋爱、苦恼不堪的时候，她们开始认真读书。期末考试时林红和末末的成绩一跃成为全班的第一、第二。

末末的发现

末末躺在蚊帐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而从外面别人无法看见她。这样的效果使她把蚊帐一直保留到冬天。她躺在里面，读书或者睡觉，或者仅仅看着宿舍里其他人在活动。

这是一个白天，上午九点以后，别人都在教学区上课。末末躺着，倾听大楼内的寂静。水管偶尔的鸣叫，窗外被隔绝的微弱的风声。末末在想象中体会被遗弃的甜美之感。她如此陶醉，以至于并未奇怪宋晓月进来前为何敲门。

后来钥匙转动，门开了。宋晓月进来后喝了一杯水，然后把门从里面反锁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她肯定不愿让别人知道。但末末不打算马上就表明自己的存在。

宋晓月开始从衣架上摘衣服。有林红的一件毛衣，末末的一条裤子，还有宿舍里其他人的外套、裤子和上衣。最后宋晓月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一件衬衫也摘了下来。最近天气不好，她们把洗好的衣物移到宿舍里阴干。

现在衣架上只剩下乳罩、内裤、袜子这些小件。这是末末不能原谅宋晓月的另一点，其一。偷盗是其二。

末末起身下地。宋晓月跪地求饶。她所能想到的最动感情的话是，你放过我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当马。宋晓月来自牛马遍地的乡村，她知道牛马的痛苦和愉悦。

末末动心了。

她提出三条。一、把衣服放回原处，除林红的那件外。二、和男朋友散伙，再不来往。三、女生中只能和末末在一起，各方面保持一致。

宋晓月答应了。

末末说，我不会亏待你。林红的毛衣你拆了重织吧。

镜中林红

林红没有遵守约定。她和末末一起，继不修边幅的时代之后又嘲笑了锦衣华服的时代。她们无法使自己停下来。林红想，也许自己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和一个男孩结伴而行，消失在人群中或校园内的某个角落。

刘全是林红在田径队里认识的。他来自外系，因此对围绕林红和末末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种无知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追求者，当然也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这是后话。

现在林红每晚很坦然地在宿舍里用水。她们和她一样，都在使用卫生巾。夜晚活动的大军中她们是嗅觉或听力的战友。末末这面镜子不能供她穿衣戴帽，但她从中看见了以往的自己，多么的紧张和疯狂啊。

照片事件以后，林红有理由和末末一刀两断。当她发现末末的恋爱对象是本班的一位男生时不禁为末末感到惋惜。因为除了漂亮，这个男生在林红看来毫无可取之处。开始时每晚林红和刘全竭力回避他们。一周以后想碰也碰不见了。

从回避到寻找，半个月来林红和刘全的恋爱常规被破坏了。他们开始争吵并愈演愈烈。末末他们不在林红和刘全知道的任何一个地点，也不在他们不知道的任何一个地点。林红和刘全不顾禁忌走遍了校园内的每一个角落。一次他们发现了那位男生，他在哭泣，喃喃自语。下一次他们还是看见他，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她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可怕的光芒。

直到末末和宋晓月以密友的身份公开露面，林红感到，一切已不可挽回。

末末和围巾

林红的毛衣拆了织成两条围巾。末末和宋晓月一人围一条，并肩行走于校园内。两条一模一样的围巾成了她们联盟的标志。鲜艳的红色使

她重返红领巾时代。宋晓月努力和末末保持一致，甚至围巾的围法也要和末末一样。末末呢，对此并不赞同。她每天改变围法，直到规定宋晓月只能以一种与自己不同的方式围她的围巾。而林红根本没发现她的毛衣丢了。即使发现，她也不会想到末末和宋晓月的围巾与自己的毛衣之间有什么关系。近来她和刘全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无心顾及其他。末末由于不被注意而烦恼，渐渐地失去了对围巾的兴趣。她将围巾从衣领外移到了衣领内。关于围巾我们就讲这些。

宋晓月帮末末打饭，打开水，报道新闻。考试时末末让宋晓月抄答案。末末把肥肉留给宋晓月吃，以前肥肉都是和剩菜一起倒掉的。她送宋晓月一些宋晓月认为好看的衣服，末末可不这么认为。一些饼干、果脯，一罐炼乳，存放时间都在三个月以上，末末不愿再碰的。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是末末代表宋晓月去和她的男朋友谈判。末末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对方永久地打发掉了。

她是一个贼，你身上还有她偷的东西。

末末家

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他们将分散到各地。北京的名额自然最为诱人，但食宿要求自理。末末家住北京，她回家顺理成章。另外末末还答应让宋晓月在她家里吃住。作为报偿，宋晓月可以干一些杂活。事前末末写信回家，让他们辞掉保姆。

很久没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她写道。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表现，让爸爸妈妈更加爱我。你们务必要给我这个机会。和我一起回去的同学来自农村，身体强壮，热爱劳动。她会帮助我的。

这样，宋晓月在大楼十三层上开始学习使用吸尘器，开动洗衣机，早晚搬动花盆，取牛奶，运粮，擦玻璃。除此之外她还要上班。从单位回来时宋晓月总要捎回一些东西，酒精、药品、一只烧杯。这些东西她